

日本当代小说选

寒冷的早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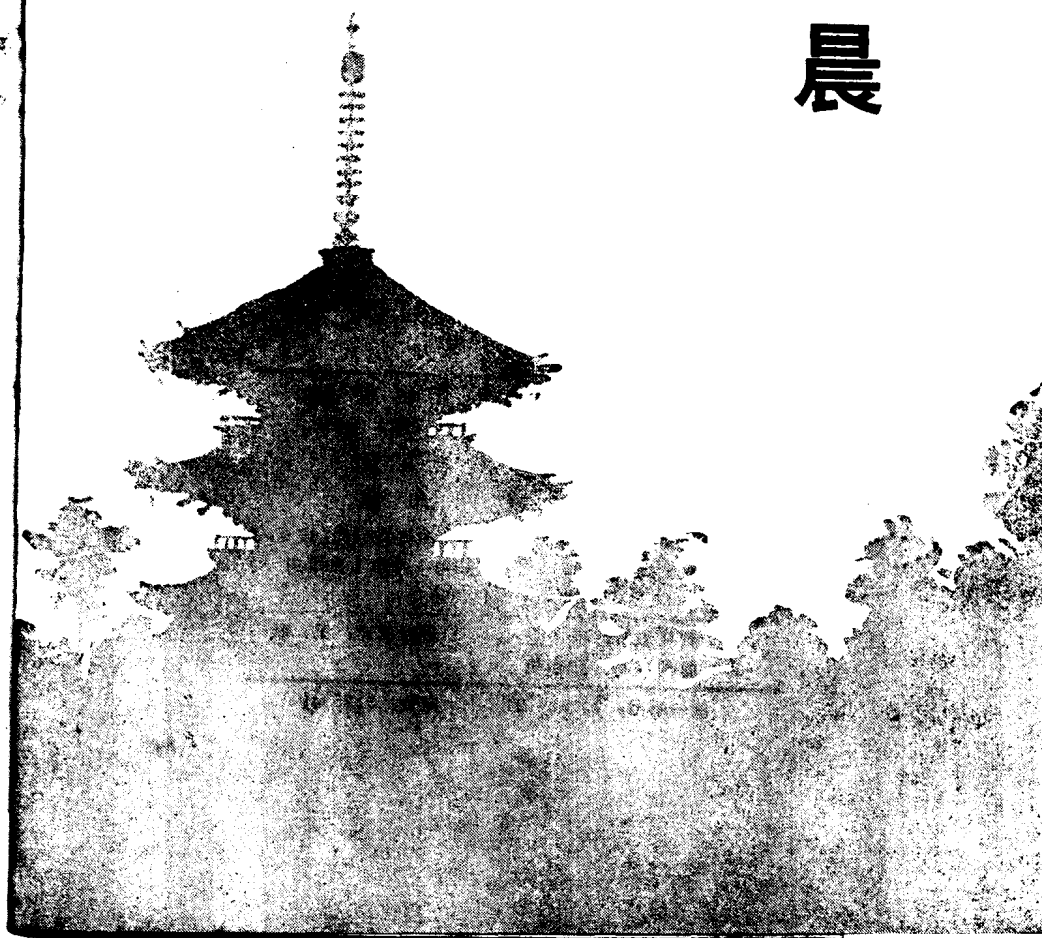
〔日本〕石坂洋次郎 等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寒冷的早晨

日本当代小说选
〔日本〕石坂洋次郎 等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日本当代小说二十一篇，总的主题是：丑恶势力恣意伤天害理，美好心灵倍受污辱摧残。

纯洁的少女被黑心之徒逐出家门，归于毁灭；无辜的艺妓被显赫一方的名人收买为妾，抱恨终生；考取第一名的大学毕业生，公司经理偏不录用；充溢创造力的青年美术家，远涉异域，穷困潦倒……

寒 冷 的 早 晨

Hanleng De Zaochen

日本当代小说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483,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 $3/4$ 插页：2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0

责任编辑：于 雷
特约编辑：郎亭伯

封面设计：王 秋

统一书号：10158·794

定价：3.25元

前 记

本书共收入二十一篇日本当代中、短篇小说。

日本当代小说，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可耻失败拉开了序幕。战败，投降，使日本走上了大转折，开始了历史的新时期。战后的日本文学熬过了痛苦的漫漫长夜，抚摸着法西斯暴行和镇压留下来的伤痕开始起步了。它较之战前的文学有了新的发展和开拓。

这一时期，小说世界的一个主要描写对象，是日本人的战争体验以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作家们精心探索着战争中人的不合理行为和心灵的阴暗面。这类题材的名篇，我国已经大量翻译出书，本书只选入一篇《无穷的困惑》，作者畔柳二美在战争中失掉了丈夫，她把积郁的悲愤凝聚笔端，无情地批判了战争的罪恶，揭示出战争神话的实质不过是非人性的残酷与毁灭性的破坏而已。美满的眷属为战争的魔手生生扯散，温馨的家庭被无情的战火烧成灰烬。女主人公终于找到灾难的原因：对军国主义统治不抵抗，而“受到惩罚”。从主观上寻求答案，无疑是可贵的觉醒，在同类作品中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篇小说的故事发展，擒纵跌宕，时或奇峰突起，构成牵人心弦的悬念。

日本刚刚医好战争创伤，五十年代伊始，借助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经济开始呈现繁荣景象；到六十年代，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七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地安定，人们过的是普通日常生活，战后初期那样的重大政治事件，几乎从社会舞台上销声敛迹了。这期间的日本文学，有一些流派表现颓废和苦闷，追求荒诞与离奇，但，坚持现实主义艺术准则，揭示社会内层潜藏的暗流，透过日常表面，深入到生活底蕴的作品，还是有相当的数量。收入本书的中长篇《夫妇》，作者从家务事、儿女情的纠葛中，提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儿女独立生活，父母陷入孤寂，怎么解决？答案是：谁肯把精力倾注于有意义的社会事业，谁就会感到生活的充实。作者以她细腻的笔致，舒缓的节奏，展开了血缘亲人之间复杂微妙的矛盾，小说人物感情的潮汐与生活旋律自然合谐。

比较成功地再现资产阶级损人利己本性的作品，当推三浦绫子的小说《每当雪虫飞舞的时节》。作者对笔下的人物体察入微，摸索到了心灵的奥秘。鞭辟入里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主义，使人变得野兽般的冷酷、残忍，财色熏心，寡廉鲜耻。一个纯洁的少女被资产阶级野兽迫害致死；她的一生象雪虫一样短暂。三浦哲郎在短篇《摇晃的马车》里，叙述了在利己主义的社会里一个老人的更为悲惨的命运。老人苟活于时刻有被遗弃的危难之中，终日流着辛酸的泪水。作家用他那支造境抒情的妙笔，给小说涂上了浓重的凄楚伤情的色调。《虚妄的目标》读后令人战栗。资本的竞争彻底摧残了人性。一个热爱生活的青年，为了生存，放弃了理想，当上一家大公司的推销员，拼命追逐产品销售目标，到头来完全丧失人的感情和理智，变作一具销售机器。作家森村诚一洞察秋毫，他把一柄犀利的匕首，深深地刺入了资本主义的臍脏。

人类社会的的确是复杂的。旧的社会肌体里也有局部的健康组织，有生长着的新鲜的细胞，社会赖以前进，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当代的日本社会也是丑、美具现。在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中，多的是揭露丑恶，也有的赞扬美好。本书收入的著名女作家壶井 荣的《坡道》，尽情歌赞了穷苦而善良的一家人。这家人虽然过的是挨饿受冻的日子，对投奔来的朋友的遗孤却是照料备至。小说运笔质朴，真切感人，形象栩栩如生。还有石坂洋次郎的中篇《寒冷的早晨》，鲜明地表现出健康的生活理想和艺术情操；开辟新境，妙趣横生，不见斧凿痕迹。童心无邪的两个年轻中学生一男一女，相处十分亲近。为一件日常的烦恼从家出走，当夜同宿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温课至夜深，然后各自静静睡去，心灵丝毫没有低级情欲的沾染。

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文学艺术的进展并非同步的。当前，日本的工农业、科技在继续畸形地向高峰攀登，伴随着越来越丰足的物资享受，人们精神生活却濒临贫困。正统文学的一些老作家，近些年来已感到从日常的生活中寻求创作题材的困难；久负盛名的芥川文学奖，竟至难以选出获奖作品。有的作家另辟蹊径，致力于开垦海外题材，写出一批异国风情的作品，不过，文学价值较为低下。本书收进来的《深秋》算是其中的一篇佳什了。一个有作为的青年画家，抱有开辟新的绘画领域的雄心，在法国巴黎奋斗了半生，结果成了一个麻木木的落魄者。这篇小说所以被读者肯定，主要因为它是生活的真实投影，是社会的准确评价；不在于描绘出多少异域风光。

冀望这二十一篇小说，能够对我们了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

中的日本社会，对了解日本当代文学的状况有所裨益。

郎 亭 伯

1984.1 于沈阳

目次

前记	郎享伯	(1)
坡道	壺井 荣·孙好轩译	(1)
电话	佐多稻子·金君子译	(17)
山海少女	火野苇平·迟 军译	(25)
猫带来的信	井上 靖·吴树文译	(43)
佐渡流放记	松本清张·郭富光译	(53)
扫墓	八木义德·金君子译	(91)
无穷的困惑	畔柳二美·龚志明译	(122)
摇晃的马车	三浦哲郎·罗兴典译	(165)
四十二人	城山三郎·马兴国译	(174)
冒牌董事	城山三郎·马兴国译	(189)
深秋	芝木好子·韩 军译	(199)
虚妄的目标	森村诚一·佟 越译 宋佑燮校	(216)
杂烩饭	曾野绫子·陈德文译	(248)
每当雪虫飞舞的时节	三浦绫子·陈喜儒译	(255)
尾灯	三浦绫子·陈喜儒译	(296)
关于我的谣传	筒井康隆·纯 厚译	(313)
善辩的辛兵卫	星 新一·郭赉海译	(333)

金黄色的宝石.....	平岩弓枝·曹修林译 (349)
问 梦.....	阿刀田高·于 雷译 (367)
寒冷的早晨.....	石坂洋次郎·宋佑燮译 (377)
	郎享伯
	周 岸
夫 妇.....	松田 寿贺子·青 柯译 (485)
	郎 军

坡 道

壶井 荣 孙好轩 译

壶井荣（1900—1967），日本女小说家。生于香川县小豆岛。小学毕业后，在村邮电局、村公所工作。在哥哥的影响下，开始了文学创作。1925年同作家壶井繁治结婚。1940年长篇自传体小说《历》问世，获得好评。战后，1949年、1951年，先后发表小说《妻子的地位》、《二十四只眼睛》。1952年发表小说《坡道》、《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没有孩子的母亲》，分别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壶井 荣的作品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风格朴素。

根据1978年发行的《少年版文学名作（3）》译出。

《坡道》，故事简明，写青年堂本在生活磨练中，认识到普遍劳动的价值，职业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人生好似爬坡，需要克服困难，付出艰辛。

译 者

—

堂本搬家。

正赶上星期天，道子姐弟几个一大早就热热闹闹地帮助整理什物。堂本把头巾在脑后紧紧打个结，象扫除时一样，用掸

子把所有的东西掸个遍，然后又是捆报纸包，又是装苹果箱。多亏堂本的东西不多，一小时就收拾完，净等着装车了。道子仅帮着用掸子掸掉十来册书上的灰尘。甬提弟弟一夫啦，只不过学着堂本的样子，用毛巾包住头，在屋里转转而已。大概一夫感到没干什么事，怪不好意思，说：

“堂本哥，我，我给你推车吧。”

“我也行啊。”说话的是道子的二弟。接着，在院子里玩耍的三弟阿竹也不示弱，说：“我也行。”道子觉着虚岁才四岁的阿竹说的话叫人莫名其妙，便问道：

“阿竹，你说的‘我也行’是什么意思？”

果然，阿竹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看着大家的脸，吭哧了好一会，费了挺大劲回答说：

“坐堂本的车呗！”

大家哄堂大笑。这一笑，把阿竹气得直跺脚，两脚满是泥巴，一下子扑过去搂住道子，骂道：“该死，你该死！”

经堂本哄劝，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的阿竹，以“等着瞧”的神色，傲慢地环视大家。堂本正式答应让阿竹坐车了。

这时，母亲人没到，声音先到了：

“好闹人啊，真是。堂本要逃跑啦！”

母亲一只手端着满满一盆带馅面包，一只手提着水壶，伸头向屋里窥视：“孩子们，就在这屋里喝茶吧。都给我洗手去！”

孩子们“噢”的一声，向井旁跑去。

二

堂本刚来她家时的情形，道子至今记忆犹新。那正是两

年前的这个时候。一天，道子放学回来一进门，看见父亲、母亲和一个陌生少年默默地围坐在没有火的火盆旁，三个人的脸上都留有泪痕，她不禁吃了一惊。这个陌生的少年就是堂本。从此，堂本一直住在道本家一起生活，日久天长，道子慢慢知道了堂本的身世。大战刚结束不久，堂本的父亲失踪于大连；母子二人回到故乡大分，苦度日月。不久，母亲也与世长辞了。孑然一身的堂本走投无路，这才进京投靠道子的父亲。堂本是道子父亲挚友的儿子。经这么一说，想起来了，堂本来的四五天前的一个晚饭后，父亲和母亲一面看信，一面说：

“堂本的儿子说要来。”

“啊！来干什么？”

“信上说‘详情面谈’。”

“上学吧，为时已晚。‘面谈’，总不会是来东京逛大街吧！是不是要找工作呢？”

“我也是那么想。不能是上学，因为已经念不起书了嘛。”

“难哪！”

“难办。自己没有工作，哪还顾得上别人！”

“那，咱也不能无情无义呀。”

“所以说难办啊。自顾不暇，怎么能顾得上别人！”

“来了，就照实说吧。他一看家里这种情况，就明白我们的苦衷了，真的。第一住在哪里？”母亲说着环视屋内。

战争期间，这里是军用道路，战后，这块狭长的空地上出现长长两排小板房，变成了战争受害者的住宅区。小板房很简陋，似乎一阵风就能吹走。被战争灾难害得无家可归的道子一家人就生活这样的小板房里。道子有道子的担心。道子一家人仅住六张席那么大三张席那么大两个房间，再来客人怎么

住得下？使道子吃惊的是，来客是个少年，和道子的年龄相差无几。过后听说这个少年虚岁已十九了，道子惊讶不已，她和母亲小声嘀咕：

“说是十九岁了，可是长的比隔壁三小子还矮呢，好象才十五、六岁似的。”

“正长个儿的时候，遇上战争，个子没能长起来呀。真可怜。”

在堂本到来之前，父母谈论了许多困难和担心，可是一见堂本长得这般瘦小，他们的困难和担心似乎烟消云散，压根一句没提。相反，一开始就不把堂本当外人看，亲如一家。夜里让堂本在三张席大的房间里跟一夫睡一个被窝。等堂本从火车站把托运到的行李拿回来以后，他仍旧和一夫睡一个被窝。

一夫姐弟几个小家伙非常高兴。

“妈妈，堂本不走了吧？”一天，道子趁堂本不在家，问母亲。

“不走啦。唉，眼下没法子呀。”

“堂本每天去什么地方？”

“找工作。光呆着哪成呢！”

是啊，道子的父亲是买卖破烂的商人，母亲搞点副业，这样才勉强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计。如果堂本不设法挣回自己的饭钱，七口人的生活难于维持。堂本也明白，每天坚持去社会职业介绍所找工作。如有可能，他希望找个能住宿又能上夜校的职业。哪知道，从乡下来的人很难找到工作。有一天碰巧有个单位用人，可是对方提出个苛刻条件：先付二万元保证金。因此只好望洋兴叹。

“真难为人。要保证人，有的是；可是要保证金，就把我难住了！”

父亲这么一说，母亲一旁生气地说：

“是啊，如果有那么多钱，就不让孩子去干活了！”

道子的父亲之所以当上了买卖破烂的商人，也是出自对这种无理要求的怨恨，不愿再找工作了。

“听我说，堂本君！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就跟我一起干吧。卖破烂——，卖破烂——啰！既不要保证金，也不要保证人。只需要点本钱。没什么，没什么了不起。”

父亲在微醉的时候，就爱说那样的轻松话。老实讲，父亲并不是甘愿干买卖破烂的生意，更何况年轻的堂本，怎么会情愿去买卖破烂呢！那以后，堂本照旧每天去社会职业介绍所碰运气。总算时来运转，在“京都商会”谋了个职业，还有住处。没想到，第三天夜里，堂本却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也巧，这天父亲傍晚出门没回来，孩子们以为准是父亲回来了，于是边开门边嚷道：“您回来啦！”

一夫第一个看清站在门口的人是堂本，惊喜交加，高兴地大声喊道：

“妈妈，是堂本！”

“啊！出什么事？被辞退了？”母亲象看见自己的孩子回来一样，既亲切，又严肃。一打听才知道，雇用堂本的“京都商会”，摸不准做什么生意，空空荡荡的屋里仅有一张桌子。三天间，出入这个屋子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四十来岁的主人。这个主人十点钟从什么玉川家来上班。一到屋里，立刻交给堂本当天的外餐券，然后留下堂本一个人看门，弄得堂本连去外面吃饭时也放不下心。这还不算，今天又不知怎么，从早晨到晚上连主人的影子也没看见。

“这么说，你今天什么也没吃？”

母亲吃惊地说。堂本不直接回答，潸然泪下，象怕被人看

见似的，低下头说：“东京太可怕！”

“呀，可别那么说，堂本，还是有好人的。”母亲故意嗔怪说。然而，当堂本说到随身带的三百元钱被那个主人借了去时，母亲真的生气了，登时，睁圆眼睛望着堂本。

“没办法呀，等父亲回来，好好商量商量吧。快，上来躺一会。”

她说罢走到厨房外，边吧嗒吧嗒扇着炭炉，边对屋里喊道：

“道子，快去淘三合^①白米！……一夫，买两个鸡蛋，跟二弟一起去！”

母亲说得很严肃，似乎不容分说。道子端着锅走向井旁。一夫和二弟到火车站旁的卖店去了。夜，外面漆黑一片，没有谁说一个‘不’字。看见堂本淌眼泪，孩子们怪不好受的，心情紧张。连最小的阿竹也不撒娇了，乖乖地趴在窗子旁望着母亲。和阿竹并排靠在窗子边上的堂本缄口不语，在想什么。

饭做好了。母亲盛了一大碗白米饭，打上两个鸡蛋，再加上虾酱，一并送到堂本面前。

“快，堂本，连酱汁也没有，快趁热吃吧。还有呢。”

母亲催促围在堂本身边，眼巴巴望着堂本的筷子上下翻飞的孩子们：

“快，都睡觉，都睡觉！”

一夫把嘴噘得老高，说：“我跟堂本一起睡的嘛！”

“好啦，今天跟二弟一起睡。道子，哄阿竹睡觉！”

“是。”

可是，都磨磨蹭蹭的，这一下把母亲惹火了，大声嚷道：“快睡！都快睡！”

^① 容积单位，一升的十分之一。

实际上，一夫姊弟是羡慕打上鸡蛋的白米饭。所以，在被窝里眨巴眼睛，盯着堂本吃，心想：要是剩下了，要一点。可是，当看到堂本吃了两碗，又盛第三碗时，却无可奈何了。堂本吃得很快，简直象个饿狼。还没吃完，父亲回来了。母亲替堂本说：

“听他说，上当了。在空无一人的屋里一个人看门。饭也不给吃。连孩子身上带的钱也给刮去了。”

“哎。”

“堂本好象缺食的孩子，回来时连眼都眊瞎了。他说东京可怕。这不，刚给他做了白米饭吃。”

“唉——”

“可是他爹，你的工作怎么样了？有眉目啦？”

“唉，反正托人家给找了。看门也行，勤杂工也可以啊。”

今天夜里，父亲去朋友家托人找工作。父亲在朋友家喝了几盅，很高兴，听了堂本的遭遇，也不象往常那样发脾气，反而用安慰的口吻说：

“堂本呀，可不能为这点小事灰心丧气呀。听我说堂本，要肯出力，会有好工作的！一定有！一定有好工作！”

一听这话，堂本又潸然泪下。当时道子心里纳闷：堂堂男子汉为什么那么爱哭呢。

三

第二天起，堂本跟道子的父亲一起买卖破烂去了。大约一起转游了半月，堂本刚刚掌握了工作要领，能勉强独立工作的时候，道子的父亲托人找到了工作。给一家工厂看仓库。全家

皆大欢喜。

“堂本君，正好，车子、秤、筐都给你。买卖破烂，只要卖力气干，也是有干头的呀。老子买卖破烂，儿子是大学生，这种情况也不少见。拿我说吧，一家六口人，不是靠买卖破烂活过来了嘛。你一个人努力干，也能有盈余上夜校啊。不要以为买卖破烂矮人半截。这是个缺少不得的买卖哟。你边买卖破烂，边沉下心找工作吧。我也四处托人帮你找。”

父亲非常高兴。就这样，不管堂本愿意不愿意，便成了独立的买卖破烂的商人。有一次，父亲开玩笑说，“现在已经没有走街串巷，吆喝‘卖破烂——啰’的人了。站在厨房门口喊‘家里有人吗？’恰到好处的微笑，略微比别人高的价格买入，而后迅速出手，这样雇主会越来越多……”这就是道子的父亲传授给堂本的买卖破烂的秘诀。然而可气的是，年轻的堂本怎么也做不出恰到好处的笑脸。多亏堂本跟着父亲转游半个月，认识了不少人，才减少了他的尴尬。堂本一人往厨房门前一站，卖主反而比两个人一起来时态度热情。有人问：“你父亲今天没来？”还有人问：“你多大了？岁数这么小，真能干呀！你在新制中学毕业了吧？”说这些与买卖无关的话的人，都显得很热情，总是等着堂本来。多亏众人捧场，堂本的生意比父亲那时兴隆得多了。

“我起初，对不起叔叔您，确实认为买卖破烂是没能耐的人干的。现在我明白了，并不是那样。”

堂本能说这样的话了。仿佛这件事使堂本的心亮堂了。自买卖破烂以来，连堂本的面部表情也发生了变化。岂但变化，可能由于运动适度的缘故，个头儿也突然蹿高了，当年秋天，前一年的棉衣小了，手脚眼看着长，上衣小得象夏天的半截袖，裤子也象个短裤。